



荒 漠

HUANG MO

王九茂◎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刘尚勇 杨君伟
封面设计:文 汇
版面设计:黄汉庭

荒 漠

王九茂 著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1994 年 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14.25 字数 356 千
印 数:1—3500 册

ISBN7-5411-1078-7/I·1000

定价:13.50

自序

荒漠可以变成绿洲，绿洲可以变成荒漠。人们不喜欢荒漠，人们喜欢绿洲。人们在绿洲上载歌载舞，人们在荒漠中历尽艰苦。美好的岁月如流水一过即逝，艰辛的岁月则久久不去，即使到了那桃花似锦的年代，那情景、那心绪仍宛如新事一样历历在目。

应该看一看荒漠，想一想荒漠了的心田，才能体一体圣洁的雨水，对那即将胜现的绿洲产生倍加的珍惜和爱。

目 录

一、捉鬼	1
二、困境	14
三、星	23
四、风光岛	30
五、月夜	48
六、在滨江医院	85
七、盖世龙	106
八、心声	115
九、婚礼	126
十、乡下的一次宴会	165
十一、刚刚	193
十二、这是什么酒	218
十三、植树园	225
十四、山江林	238
十五、探索	257
十六、奇妙的生活	279
十七、兜风	301
十八、我看到一位悬梁的人	318
十九、在中秋节的晚上	335
二十、你就是咧瓜	348
二十一、可疑的影子	362
二十二、赠品	382
二十三、囚徒	395
二十四、在法庭上	413
二十五、沙坪公园	433

一、捉鬼

我踏着积雪，一声不响，默默地走着。华平和铁虎也踏着积雪，一声不响，默默地走着。四周一片寂静，仅有我们踏着积雪发出咔嚓咔嚓的脚步声。

抬头望望天空，彤云密布，大雪并未降尽，云低得很，似乎有压顶之感。我幻想着红日高照，驱逐这逼人的寒气。

突然间，西方边际的三竿高处射出了一道金光，我的心骤然开朗，停下脚步，细看这万顷复雪、密云压顶、仅有一道霞光的奇异世界。借助这道金光我发现天空中的云并不平静，它上下翻滚，左右撕拼，如同天国有什么神进行着决死的战斗。异景不长，顷刻间，一团乌云滚滚而来，顿时，金光失去了彩色，给大地投下了一道黑柱，我的心随即凉了，如同寒风进逼，竟然打了一个颤。

我意识到黄昏就要来了。朝车站方向望望，已有灯光。啊！我是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地带啊！我思虑万千，眼睛一眨，前方不远的地方似乎闪过一个黑影，一个接着一个，有十数个之多。这是鬼吗？不！我不信鬼，唯物论告诉我，世界上绝不存在什么鬼。即使有鬼也是什么东西装的。

一想到鬼，我更加毛骨悚然，这莫非就是人们传说中的三角刮刀卫士队吗？在不觉中我停下来，掉转头对铁虎说：“前面似乎有什么鬼，我们今天选择的路不对，看来乘汽车也许更安全些。”

他笑了，“真有意思，有鬼吗！可我从来就不怕鬼。有一次我还真的制服过一次鬼。近来，听说这个地区经常出鬼，我倒很想看一看是个什么样子。”他说着停下来，“给你这两个腊纸筒，里面装的是石灰。必要时一手拿一个，把外面纸皮抽下，只要突然间朝对方脸上一挥即可。”他把东西交到我的手里，又从腰中抽出一件武器，在我眼前晃了两晃，“没关系，玉弟！放心好了，我和华平各有这样一种东西就够了。如若鬼来，一切听我的指挥，当我说到‘对不起，

·仅有两筒精白挂面’时，你就动手，保管万无一失。”

我接过腊纸筒，取下包皮，发现筒上有许多孔。用手轻轻一拍，立即白灰飞扬。我马上明白了它的军事价值。

我重新将它套好，塞进衣袋。然后，看了一下他的武器，原来是白纸包裹的铁制银头。当然，谁的脑袋也抵挡不住这么一击的。武器在手，似乎更加感到如临大敌，心蹦蹦大跳，如从胸中跃出一样。

铁虎猜透了我的心，他说：“不要怕，心情平静点，留心就是。现在请听一听我少年时代捉鬼的故事吧！”。

我把武器交给他，笑了笑，“好吧！”。

铁虎走在前面，华平走在后面，我中间，间距约一米，几乎是紧靠着。因此，我胆子大了些，但眼睛仍不住地环顾四周，注视着每一可疑的黑色跳动。

离那片坟地大约还有一千公尺的样子，我的心又抑制不住地加快了跳动，预感到有数十名三角刮刀卫士在等待着我们；不一会他们就会冲到我们面前，叫声，‘同志！请留下买路钱。’不然的话，三角刮刀就插入我们的肋间。真是大难临头，但是，我还要向大难一步一步地走去。

然而，铁虎却满不在乎，兴致勃勃，不紧不慢地讲述着他少年时代捉鬼的故事。

“那还是在我十三岁上，夏天的一个中午，按现在的话说是中午十二点钟左右。天空万里无云，太阳如火。我正拿着火纸在太阳下用火镜引火，准备烧锅，帮母亲做饭。忽然，一个人闯进我们的家门。看他神色惊慌，丧魂落魄，嘴巴张了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我急忙叫母亲，‘妈！有人来。’

母亲从房中走出，一下便认出他是我的姑表兄，忙说：‘景儿！从哪儿来？这么惊恐，快坐下来，给舅妈说说，’说着，母亲拿过一把小椅子放在面前。

然而，景儿仍然站着，木呆呆地。但他开始慢慢地回话。他说，

‘听说今年这里年景好，我娘让我到这里来，一来是看望舅父、舅妈，二来是在收割之季想给打个短工或捡点庄稼。

刚才来的路上，经过老陵。想到墓上拜见外祖父、祖母。不料，当我走到离坟约百步远的地方，突然发现一位妇女坐在坟头上，披头散发，衣著全白，似有哭声。

我十分诧异，因背朝我，看不到面孔。于是，我绕其周，转其正面。但她却随我转，使我仍视其背。我灵机一动。猛然返绕其周，果得视其正面。使我大惊，此妇竟面白如雪，无眼、无鼻、无嘴。老人曾说，正午出鬼，看到者，寿终也！我拔步便跑，似听后面嚎叫一声，我顾不得那么多，就这样，急奔家来。’说完，他眼神无光，叫了一声‘舅妈！’就一头倒在母亲怀里，再也没有声音了。

母亲紧紧地抱景儿，眼泪夺眶而出，大声呼叫着，‘景儿！景儿！醒醒！’

我站在旁边，惊呆了，说不出话，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还是母亲在忙乱中叫了我一声，‘虎儿！还不赶快去找你爸！’我这才如梦初醒，一溜烟向大门外冲去。

不料，父亲刚巧回家，竟一头撞他个满怀。只听父亲‘唉呀’一声，一屁股坐地。他勃然大怒，起来举手便打，我一闪，躲了过去，忙大叫，‘爸爸勿动，家有人命大事！’

他一怔，果然镇静，即进家门。

爸爸急忙从妈妈怀中将景儿抱起，用耳朵紧紧贴着景儿的胸口，听了一阵，才松了一口气，‘不要紧，是吓昏了，他的心仍在激烈地跳，会过来的。’

爸爸将景儿放在床上，四肢伸平，即用手抚摩景儿的胸口，然后，翻了一下景儿的眼皮，随即用拇指和食指在景儿鼻尖下用劲一掐，只听景儿‘啊’了一声，他醒来了，叫了一声‘舅妈’，便呜咽起来。

爸爸看着景儿的泪水，不禁和妈说起了前天张大伯给他说的

话，‘兄弟！实不瞒你，前天中午，我下晌回家，路过你们家的老陵，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阴阳鬼神，他披头散发，衣著全白。所有学问的先生说，这种野神进陵，说明祖先灵魂已去，当是不祥之兆，说不定有家破人亡之祸。兄弟！请留心啊！’他疑惑地看了看妈，‘唉！’了一声，‘也许张大哥说的对，说不定有家破人亡之祸，说不定有家破人亡之祸。’他几乎是自言自语，‘难道是真的天上是神、地下是鬼、天地之间是人的世界吗？’

爸爸的脸色阴暗起来。

忽然，景儿猛然坐起，大叫，‘鬼！鬼！’随即扑向爸爸怀里，紧紧抱住爸爸的腰，面孔紧紧贴着爸爸的胸口，浑身筛糠，直打哆嗦。

顿时，房中空气紧张起来，我感到阴森森的，尽管天气炎热，我仍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全神贯注，按着景儿指的方向搜索鬼的所在。房顶上、桌子上、粮缸上、墙上每一细小的孔洞中，我都看遍了，但始终没有看到鬼。

是的，神仙婶婶曾经说过，正常人是看不到鬼的。神鬼者乃是一种气，仙气为神，邪气为鬼。气者随风飘荡，上下起伏，忽东忽西，随你设想，变化无穷，如梦中之幻也。若想现其形，必用仙符，或疾然狗血淋头，也有用妇女清晨尿盆降服者。想到这里，我看到了复仇的希望，满胸突然燃起了复仇的怒火。心想若捉到这个鬼，一定将其碎尸万段。就此，我打定了捉鬼的主意。

下午，邀请朋友十二名，商定了捉鬼的事情。

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计划着捉鬼的战斗。

我半眯着眼，看着漆黑的房间。忽然，从窗中投来一束月光。借助月光，我看到床前似乎站着个怪物。披头散发，衣著全白，面对我哈哈大笑，‘呵！你还想捉我呀！看我能把你家的房顶顶穿。’说着说着，只看她头颈飞快升高，身围也飞快涨大，她笑呀笑呀，果然将房顶顶穿，肩碰房顶，似一座白色的冰山。

她的高傲和对我的嘲弄强烈地刺痛了我的尊严。我大怒，从头

下抽出我的桃木宝剑，顺手挥出，直向她腰间击去。只听她大叫一声，‘不好！’随即化作一股青烟，从孔中疾然飞去。

我取回宝剑，也穿孔飞出，跃入空中，相随跟上。只见她上下跳跃，疾走如飞。一会儿树梢上走，一会儿房脊上跳，我紧紧追着，照样如此。但总近在咫尺，伸手难捉。

我手持桃木宝剑，将她追东追西，追上追下，手总擒不着。

忽然，她衣挂树杆，身体垂空，逃离不得。我站在树杆上，用桃木剑击之，但因剑柄太短，击不着。我急中生智，决定要它现形，不让她再变幻而去。于是，我即朝她头上洒尿，正好击中。立时，她昏昏沉沉，我则空前的痛快，大笑道，‘哈哈！捉到了！捉到了！’没想到冷不防，脚一滑，竟从树杆上摔下，头脑一阵轰鸣，心想性命难保，惊恐中大叫一声，‘妈！’我醒了。

妈正抚摩着我的头，安详地叫我，‘虎儿！醒醒！怎么了？孩子！妈就在这里。’

听到妈的声音，我才知道自己确实在做梦，无意识地朝我腿下一摸，不好！我尿床了。

这时，天已大亮，我急忙起床。

我衣冠整齐，脖子上戴上红色香包，腰中插上桃木宝剑。这两件东西都是奶奶在世时给我的镇邪救命之宝。找出了养蟋蟀的陶瓷瓦罐，将蟋蟀放掉，偷偷地将妈尿盆中的尿倒进去，用盖盖好，放入一个小篮里。然后，又找了一个小空陶瓷盆，也放入篮中，用红纸盖好。趁爸妈不注意，又拿了一把爸爸平时剥野兔的小剥刀，将它藏在身边。

一切准备停当，早饭后，我即溜出去。

按约我来到村南的一棵大柳树下。该树为多年老树，村里的人谁也说不清它的年龄。树身很粗，要三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手扯手才能围起。它有三个树杆，一朝东南，一朝西南；一朝正北，高耸入云，树叶浓密，树下阴凉，是夏季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地方。可惜，这棵树

不为一般百姓所有，是村西白乡绅家的财产。村里的人传说，这棵树所以如此高大，是因为树下风水好，因其树大叶茂，所以白家才能财多户大，并且白乡绅的儿子还当了国民党的旅长呢！白家为积阴德，似乎也敬仰这树，从不在这棵树上取下一叶一木，过节时还给它焚香摆供，当然，小孩在树下玩耍就更不加干涉了，据说是讨他家树神的喜欢。

在树下等不多时，我的朋友们都陆续到齐。面面相观，不觉哄然大笑。原来十二个人中除一位十岁的咧瓜外都衣着一样。头戴武松帽，身穿米黄色裤褂，腰系蓝色丈带，足穿鼻梁式铲鞋，胸垂红色香包，腰挎桃木宝剑，手提高粱秆制小篮，好似一队神童下凡，来悠然洗刷尘世。咧瓜小弟则与众不同，头不戴帽，留着月牙发。两眼似铃，辉辉如镜。胸戴火红色兜兜，上绣日月浑天画，下绣东海蛟龙翻江图。穿一条绿色开裆裤，手持两根枣木荆条，斜肩挎一根绳子。他听众人一笑，以为笑的自己，怪不好意思，忙申辩说：‘笑什么！等着看吧，到时候看我的就是了。’

我暗自思忖，取狗血只有神仙婢家的小黑狗最合适。它个子小，仅三个月，身体放亮，颇有生气，具有压邪的精灵，而且，神仙婢住在村的最西端，便于擒拿。

主意定了，我向大家使了个眼色，下意识地说了：‘神仙婢家的那个怎么样？’

‘好！’一阵掌声。

我们三五成群，两两三三，一前一后，朝神仙婢家去。

行不多时，便走到她家的门口。

我站在门外，细细地打量。她的家和一般百姓的家大体一样，坐北朝南，有堂屋、东屋和西屋。南屋设门，门下则是过道，四房中间则是天井式的院子。所特殊的是看起来有些威严。门半开着，春节时贴在对上的对联仍然完整无损，只是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变了颜色。字迹工整，横梁上写的是‘神仙之家’，门框上写的是‘仙符一

道镇环宇，驱鬼捉妖天外扬’，大门上写的是‘神主世间古来是，人积德尚灵归天’。

我慢慢地推开大门，往里看去，在堂屋的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上面坐着一位披着红装的仙神，神前烟雾辽绕，神下就是神仙婶，她跪在地上，正在焚香，小黑狗就卧在她的旁边。

面前出现了难题，怎么能把狗引出来呢？我心里想。

我一筹莫展，朝仙神望望，想让它显灵，但我发现仙神正在看我。我眯了一下眼，仙神也眯一下眼，我立即感到它的灵验。心想，神是神仙婶的神，狗是神仙婶的狗，我欲偷之，仙神怎会帮我的忙呢！它一定会下罪于我。想到这里，我心里不免一慌，转身就跑，不料，刚巧碰到了门旁的一付木桶，木桶倒地发出哐当的声音，随即便是一阵汪汪的狗叫声，小黑狗竟窜出来了。

我又惊又喜，正在考虑捉狗的办法，但铜猫立即显示了天赐给他的捉狗本领。他急将馒头向狗扔去，叫声即停，尾随铜猫而去。

行至村西最近的一块麦田，我们停下了。这里离神仙婶的家有三百公尺之遥，我们放心了。

铜猫已将小狗训服。摸着它的头，给它搔着痒。小狗则欣然趴在地上，摇着尾巴显出得意的样子。

我想这东西真傻，给它半块馒头就这样高兴，过一会我就要把它剥了，它还一点不知道呢！

还是先让它尝尝绳子的滋味。我看了咧瓜一眼，‘咧瓜弟！你的绳子正用得着，拿来！’

咧瓜从肩上将绳取下，显示他早就知道需要用绳的未卜先知的自傲神态，把绳递给我。

我接过绳，将绳打了个死结，套在狗的脖子上。这样，我们便大功告成，齐声高呼‘跑啊！’

在欢声中，我听到一个女人严厉的声音，‘哪里去？牵我的狗哪里去？’

我抬头一看，原来神仙婶站在我们面前。我大惊，看看周围弟兄，也都面已失色，低下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暗自思量，一定想法混过去。否则我们的胜利果实瞬间将会化为乌有。因此，我仔细打量着神仙婶，想找出应急之策。

她穿一身月白衣服，上衣周边和裤口都镶着白布花边，用金丝线绣出狗牙花形，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头发乌黑发亮，似乎擦过香油，上面卡着一个银质卡梳，左鬓角另有一个发卡，呈蝴蝶形，右鬓角也有一个发卡，呈牡丹花样，银质，花的中间嵌一颗红宝石，随着她脑袋的转动放出各种夺目的彩光。

她大概三十多岁，有过丈夫。据说，她丈夫很忠厚，但在八年前死了。到底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传说是遇到了七窍鬼。因为一天早晨他突然七窍出血死去。她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恨透了鬼，从此修仙，不久便成了一位很有灵验的神仙婆。

后来，据说白乡绅的儿子遇到了鬼，整日胡话，昏昏沉沉，无人能治。白乡绅请去了神仙婆。一夜之间，她驱走了鬼，次日，白乡绅的儿子精神自然爽快。当然，白乡绅给了她重赏，儿子也绝不忘救命之恩，事后，频频看望。后来，白乡绅的儿子当了旅长，也绝不忘此情，前年回家还专门登门拜访，她头上戴的首饰就是那次送的。

因此，她名传乡里，来请者络绎不绝。当然，请她的多是有钱人家，因她驱鬼是要大钱的，因此，穷人即使遇到鬼，也不敢请她，要知道穷人怎么会有钱买得起那怕是一朵带有红宝石的牡丹花呢！所以，她的驱鬼术也为平民百姓所不知，这就使她在乡人面前处在更加令人莫测的地位了。

她脸色较白，细细的眉毛，大大的眼睛。今天的表相全然和平时大不相同。在平时，总喜欢用眼角看人，从不睁大了眼睛对着谁看他一眼，在她的眼睛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生怕别人偷掉一样。她说话时，总喜欢轻轻扭动着右肩，嘴巴半张半合，鼻子一动一动的，看起来使人感到她好像在说话又好像是不想说话的样子。正常人

很难猜透她的心思，当然，我们孩子们就更加猜不出了。今天，她完全是另一幅样子。她睁大了眼睛，滚动着她那明亮的黑色眼球，使我们十二个孩子都在她的瞳孔中上下舞动，怪样百出，我不禁笑了。

她看到了我的笑像，瞬间转怒为乐，但仍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训斥我们，‘你们这群鬼孩子，真淘气，拴我的狗干什么！想把它偷走吗？，要知道偷仙狗是造孽的，她的眼光横扫了我们一下，‘喂！谁是领头的？快站出来，不然的话，我要去找你们妈去，今天让我抓住了，谁也跑不了。’

我看出来了，她声音虽大，但没有大动真气，仅仅是吓唬我们的。因此，我断定她并不知道我们这群孩子要干什么。所以，我松了一口气，满面笑容，用一种极轻松的口气回答她，‘不要生气，神仙婶，这一群中我是头。刚才，我们玩着路过你家的门口，它就叫着追出来了。想必我们身边有什么鬼，也许它是来咬鬼的吧！’

这一些话，疏松了空气，朋友们都笑了，神仙婶也笑了。

‘怎么样？神仙婶！你的小狗真好，我们喜欢它，它也喜欢我们，就让我们牵着玩它一上午吧？’铜猫摸着小狗的耳朵，小狗不断地伸出舌头，舔着他的手指，显示很亲密的样子。

神仙婶看了铜猫一眼，摇了摇头，‘真没办法，你们这群孩子，可不能把它给我丢掉了！’

‘哪能呢！神仙婶，即使丢掉了，我们一定赔你个更好的。’铜猫笑嘻嘻地看看神仙婶，‘神仙婶！不要耽心，我们晌午就回来。’

这话似乎给神仙婶一个讯号，她似乎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也许！今天上午会回来的。’她无趣地看了我们一眼，顺便说了几个字，‘噢！噢！当心丢掉啊！’便转身回去。

我们欢喜若狂，因为眼看就要丢掉的胜利果实又这么容易地保住了，再者，我们牵狗已具有合法身份，不再是那种偷偷摸摸之相，已有充分光明正大之感。所以，载歌载舞，向大田而去。

那年老天爷好像发了最大的慈悲。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很好。金色的麦浪一个接着一个，滚滚向前，一望无际，如同浩瀚的大海在呼唱着它的生命之歌。

啊！多么好的麦子呀！可惜以白家的为数最多，在我们那八亩老陵地的周围，统统都是白乡绅家的田亩了。

我们深入麦田，只有在麦浪的起伏中才能看到四方，小麦真的将我们淹没了。

我们到了目的地，在白乡绅家的一片坟地里停下来。

我说，‘就让这条精灵的小狗在这里干点大事吧！’

铜猫会意，叫了一声，‘咧瓜！你来搔痒！’二人便协同起来。

铜猫游戏式地捆起仙狗的腿，用帽子将狗眼盖上，用丈带将狗嘴扎住，将它放在坟碑的石阶上。

咧瓜给搔着痒，狗儿发出舒坦的呜唧呜唧的呜唧声。

我拿出剃刀，众弟兄七手八脚将狗按着，这时仙狗才懂得挣扎，但已经晚了。我学着外彝人杀生的动作，朝额上画了一个十字，然后，面对天空为狗祝福，‘仙狗！仙狗！勿怪我们不够朋友，是请你捉妖拿邪，建立功勋，流芳千古，祝你成功！’说完，我弯下腰，一闭眼睛，一刀捅进狗的脖子，狗鸣了一声，四肢齐动，鲜血流入我准备好的那个空瓦盆内。

太阳已经炽热，说明正午时刻快到了，听老人说，鬼要从东南来，然后又要回到东南去。因此，我们兵分四路，东北、西南、西北三方进行围攻，东南一路进行伏击。

我们各躲 in 离坟约五十步远的地方，约定以我装布谷鸟为号，一齐冲杀。

我伏在麦棵下，如深沉大海，静得很。只有风声在头顶的上空呼呼作响。看看四周，一切皆是碧绿，五步之外已看不到什么东西，尽是碧绿的墙。仰望天空，无一丝云，碧蓝，无论怎样端详总也说不

出高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忽然，一个小野兔跑在了我的面前，它如一个三个月的小鸡那么大。它并不怕我，慢慢地慢慢地跳过来，看看我，停一停，耳朵动一动。眼看到我的手边，我一抬手，它又向前跑了。我决定捉到它，带回家去养大它多好呢！我伏在地上，慢慢地追着，它也慢慢地向前跳着。铜猫在我的旁边，拎着篮子着急地说，‘用帽子！用帽子！’我照此办理，果然效果很好。捂住了！我心里一阵高兴。

正待取兔，突然听到一声很响的喷嚏声，我抬头望望，才知自己离祖坟仅约十步的样子，而祖坟上果然坐着一个衣著全白的怪物，面白如雪，无眼、无鼻、无嘴，正面朝我。

我大惊，竟忘记事先约定的任何口令，只有即要进行战斗的单一念头。立时，对铜猫、咧瓜说，‘准备好！一齐上。’

言毕，我手持狗血瓦罐疾然跳起，以我从来没有过的快速突然冲到鬼的面前，顺手一击，大哈一声，‘招！哪里逃！’即刻，那怪物满脸淋血，周身也溅满了仙狗的血污。说时迟，那时快，铜猫紧随而到，嗖！嗖！两个瓦罐也击中这怪物的脸上。瓦罐变成了碎片，尿水流遍了鬼的全身，只听鬼‘唉呀！唉呀！’两声，便倒在坟上。

刚巧，这时咧瓜也已赶到，取下绳子捆住了鬼的手和脚，铜猫又解下丈带，捆住鬼的腰。这样，鬼想逃脱就比登天还难了。

事情已毕，才想到其他的朋友。于是，学起了布谷鸟叫。声音传出，他们马上飞也似地奔来，看到鬼已降缚，不免流露出没能参加战斗的惋惜，但武器决不能白丢，仍相继将尿盆胡乱地丢在鬼的身上。这样，鬼就变成了血、尿之物，发出难嗅的臭气。

如何处理鬼这个胜利果实，我们确实感到难办了。

有的说，把她埋了算了，但有的反对，理由是埋后她还会变成鬼。有的说，把她抬到村里，让大人看看，请大人处理。但抬一抬，很重，抬不起。有的说，干脆派人请大人来这里看看，但谁都不肯离开这个奇怪的怪物，生怕看不到再发生的稀罕事。就这样，众兄弟

议论纷纷，时间好久，都没拿出主意。

忽然，咧瓜小弟跳到坟端说话了。他挥着手，训斥着别人，‘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不要吵了！光吵吵有什么用，都来听我的。’众人静下来，看着他瞪着的铃铛似的眼睛，以半信半疑的神色听着咧瓜的主见，‘我有个主意，这是听爷爷说的。爷爷说，小鬼从来都是站着的，你们没看到过庙里的小鬼吗！没有一个是坐着的。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屁股是尖的，要坐只能坐对窑子。这个鬼却能坐在坟尖上，肯定是个奇怪鬼，我们应该看看她的屁股，你们说好不好？’

实际上，他还没等大家回答，就顺手拉下了鬼的裤子，竟然露出一个白胖胖的屁股来。

‘怪事，爷爷说鬼是把骨头，所以，人们经常说瘦鬼！瘦鬼！但她却如同人一样，长着胖胖的肉，’咧瓜显出惊讶的神态，他皱了一下眉头，‘鬼也许有肉，但鬼没血应是真的，用刀杀开是白茬。’说着，他挥起棘木荆条，‘我要验证一下！’便狠狠地朝鬼屁股上一抽，葛针刺入肉中，猛力一拉，鲜血随即冒出来了，接着便是鬼的惨叫，‘啊！饶我！’

‘啊！她是人！’我惊叫一声，‘很像神仙婶的声音。’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她了。

我想，跑掉了事，便把手一挥，说了一声‘逃！’众弟兄纷纷跳下坟头，但却又听到了一声惨叫，‘饶我！’这更像神仙婶的声音了。

我一转念，若逃走，扔下她不管，定会被野狗吃掉，倒不如弄个明白。于是，我命令大家停下来。

我给她提起裤子，解开她的手，把腰中的丈带取下。她迅速地摘去自己的假帽、假发，脱去染满血污的白色外套，果真不假。正是神仙婆，又现出她晨时的那副样子，只是脑门上增添了两处紫色的伤痕，当然，不可免的是月白色的上衣也彻底改变了模样。

她抬起头，如梦初醒，目视着我们这群孩子，现出想要复仇而又无法复仇的神态，只好迅速解下腿上的绳子，默默无言，起身便

走。

可巧，爸爸和张大伯一步走到面前。她立时浑身发抖，低着头，从衣袋中拿出二十块银洋，颤颤惊惊地说，‘这是白乡绅给的，给你外甥治病好了！’

爸爸和张大伯狠狠地看了她两眼，吐了两口唾沫，一摆手，说了一声，“走吧！旅长已经上门了，正在等着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